



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

城的灯

JIU TOU NIAO CHANG PIAN XIAO SHUO WEN KU

李佩甫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城的灯

李佩甫 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的灯/李佩甫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5354-2477-5

I. 城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364 号

责任编辑:秦文仲 责任校对:陈薇玲

周百义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875 插页:5

版次: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85 千字 印数:1—80000 册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李佩甫

李佩甫，1953年生，河南许昌人。曾为知青、工人、文化局创作员、刊物编辑、副主编等，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。

自1978年以来，先后发表、出版长篇小说6部；中短篇小说选集3部；长篇电视连续剧4部；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50余篇，约四百万字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李氏家族》、《城市白皮书》、《金屋》、《羊的门》等；中短篇小说选集：《中国当代作家选集——李佩甫卷》、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、《李佩甫作品选》等；长篇电视连续剧《颍河故事》、《难忘岁月——红旗渠故事》等。作品曾先后荣获全国“庄重文文学奖”；全国飞天一等奖；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；“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”；《小说选刊》优秀作品奖；《小说月报》优秀小说奖；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奖；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等数十次文学奖励，部分作品曾被翻译到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。



扛上钱就上楼去





五兄弟 一个都跪下了



出版说明

90年代初,我社曾经在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,推出了“跨世纪文丛”。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,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。图书陆续出版后,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今夏,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,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“九头鸟”,将这个特指湖北人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。

关于“九头鸟”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七引《三国典略》曾写道:“齐后园有九头鸟见,色赤,似鸣,而九头皆鸣。”《正字通》云九头鸟:“状如鸬鹚,大者广翼丈许,昼盲夜矇,见火光辄堕。”宋梅尧臣《古风》诗:“昔时周公居东周,厌闻此鸟憎若仇。夜呼庭氏率其属,弯弧俾逐出九州。射之三发不能中,天遣天狗从空投。自从狗啣一首落,断头至今清血流。迩来相距三千秋,昼藏夜出如鸬鹚。”但是后来,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,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。提起湖北籍的人氏,人们会说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上湖北佬。”其意,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。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,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,自然不是对手。湖北是九省通衢,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,在人们的印象中,湖北人会经商,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,无商不奸,与湖北人打交道,小心吃了亏。所以,九头鸟之于湖北人,实际上是具有一定贬意的。但是近年来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信息时代的来临,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,提起九头鸟,

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。

当然，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“九头鸟”系列，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，而是我们认为“九头鸟”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。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，南阳汉画石刻，从那飘逸、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。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“耳听八方，眼观六路”的复合型人才吗？而“广翼丈许”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。所以，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，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。

不过，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，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，来冠之以“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”，后来，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，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。经过商量，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，我们准备像“跨世纪文丛”一样，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。总题用“九头鸟·长篇小说文库”，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“小”长篇小说。当然，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，不能仅看篇幅长短，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，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，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，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，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。否则，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。

我们十分明白，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的，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，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，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，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。我们希望，这套书能像我社的“跨世纪文丛”一样，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。

一粒麦子，不落在地里，仍旧是一粒。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
——摘自《约翰福音第12章》

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……凡不洁净的、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

——摘自《新约·启示录》

第一章

一 会跑的树

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那年他六岁，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，于是他记住了那天晚上的风雨。

雨是半夜里下来的。雨在院里的瓦盆上敲出了铜锣的声音，先是“咣，咣”的一滴两滴，尔后是墨重的群滴儿，一阵“叭儿叭儿叭儿……”之后，斜着就细下来，细的绵，细的曼润，那湿意一丝儿一丝儿的往木窗上贴，慢慢就甜。

于是他闻到了桐花的气味。

桐花很淡的，淡出紫，那紫茵茵的，一水一水的往喇叭口上润，润些紫意来，而茎根处却白牙牙的，奶白，那一点点的甜意就在奶嫩处沁着。花开的时候，把桐花从蒂儿上揪下来，他就喜欢吮那一点点的白，小口儿，把那一点点牙白含住，用舌尖尖去品那甜味。那甜意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很原始。他心里叫它“娘娘甜”。

在雨夜里，他听见桐花在一湿一湿地重。慢慢，喇叭口一垂，那蒂儿就松了，尔后一朵一朵炸，炸出一片墨得儿声，墨——得儿，墨——得儿……一忽儿，旋旋缓缓地飘落下来，于是，那甜意就一缕一缕地在重湿里漫散。多好，那桐花！在沉沉的雨夜里，他听见桐花像墨色的乌鸦一样呱呱地坠在地上，散落满地的扑嗒。娘说，乌鸦不好，一身坟气，那是‘碰头灾’。头前王豁子家出事那天，他媳妇出门就碰上了乌鸦叫。娘又说，见了乌鸦你要呸它！狠呸，连呸三口！这是躲灾的方法。可是，他还是想到了乌鸦。很甜的乌鸦。

后来他就睡着了。枕着桐花的气味睡着了。

二天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晒住屁股了。他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，只觉得木窗上的阳光一霞一霞的。他坐起身来，揉了揉眼，却突然发现，父亲的脸色很走样。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。他的身子仄仄地翘起着，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回窜动，一时屋里，一时又屋外，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兔子，又像是一只炸了翅昏了头的老母鸡。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嘴里呢，哼哼叽叽嘟嘟囔囔的，很像是陡然间谁给他糊上了一嘴驴粪！

父亲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他听了很多遍之后才弄明白的。父亲说：

“这得说说……”

“是得说说。”娘说。

说说，什么叫“说说”，说什么呢？

光脚，摇摇地晃出屋门，他发现，猪还没喂呢，猪在圈里嗷嗷地叫着，院里的地也没有扫，一只扫把突兀地扔在院子的中央……

就在这时，他重重地“呀！”了一声，心里说，树怎么跑

了?!

是的，树跑了。一夜风雨之后，他家的桐树跑了。

那棵桐树就栽在离墙很近的院子里，昨天他还尿过，他对着那棵桐树狠狠地撒了一泡！当时被娘发现了，娘骂他是个败家子！娘说，好好的一棵树，它比你还大呢，长了七年了。浇吧，烧死你就安心了，那可是你的学费！

可那桐树居然会跑?!

这棵桐树并没跑远，树跑了一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尺。有了这一尺，树就长到墙那边去了，是铜锤家一侧的墙里……蓦地，他看见了铜锤。铜锤就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个石礅上立着，正乜斜着绿豆眼，踮踮地往这边看呢。

他看着铜锤，铜锤看着他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倏尔，铜锤笑了。铜锤一脸油。

铜锤是和他同年生的孩子。有一天，娘说，这家也太“那个”了，吃“面条”的时候，他刘一刀说那话，真噎人哪。他灌了几口猫尿，就站在当院里，喷着唾沫星子说，听说你家娃子起了个名叫钢蛋？钢蛋好啊。好，恁叫钢蛋，俺就叫铜锤！恁要是熬子锅，俺就是铁锅排！你听听？……

院里的地没有扫，满地都是飘落的桐花，桐花一朵一朵地死在地上……

“说说。”

陡然间，朦朦胧胧的，他似乎明白了“说说”的含意。这时候，他突然想，树要会说话就好了。让树自己说，多好。

可树不说话。树不会说话。

此后，“说说”像大山一样压在了父亲的身上。父亲是讲究“体面”的人。父亲的“体面”就在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上穿着。出门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所有的扣子全都扣好，扣得很

庄重，像是要出席什么仪式。其实他不过是兜了几个鸡蛋。

他先是用三个鸡蛋在东来的代销点里换了一包烟。拿鸡蛋的时候，娘说：“‘白包’吧？‘白包’俩鸡蛋。”父亲郑重地说：“‘老刀’，‘老刀’。场面上，得‘老刀’。”于是父亲用手巾兜去了三个鸡蛋。结果三个鸡蛋只换来了十九支香烟。在代销点里，东来吃惊地说：“‘老姑夫’，你吸‘老刀’?!”父亲说：“办事呢？求人办事呢。”东来就说：“这不够啊？得三个半鸡蛋，你再给我五分钱吧。”父亲说：“就仨鸡蛋，你看着办吧。”东来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就这吧，就这。”说着，他揭开封包，竟从那盒烟里抽了一支……尔后，父亲精心地把那包烟揣起来，径直往大队部去了。

在大队部门口，父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先从兜里掏出烟来，一支支敬过去。屋里有六个人，父亲一下子就敬了六支，尔后对支书说：“国豆，有个事，我得给你说说。”

国豆一脸麻子，麻得热烈。国豆说：“开会呢，正开会呢。回头再说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那我等吧，我等。”

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，大队干部们才乱纷纷地从瓦屋里走出来。父亲上前拦住了国豆。父亲巴巴地说：“国豆，说说?”

国豆漫不经心地往地上一蹲，“说说呗。”

这时，父亲又敬上了一支烟，那是第七支烟。接下去，父亲说了树的事……父亲说：“你去看看，真欺负人哪?!”

国豆说：“屎，不就一棵树么?”

父亲说：“那不是一棵树。”

父亲又说：“你去看看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那树我栽了七年了，是老德给弄的树秧，老德是厚道人，老德可以作证。”

国豆说：“老德能给你作证?”

父亲说：“能。他给弄的树秧，还能忘了？”

那支烟很快就吸完了。吸完烟，国豆把烟蒂往地上一按，说：“那就这吧，老姑夫，回头说说。”

父亲恳求说：“得说说呀！”

国豆一抖上衣，很威严地说：“说说。”

天擦黑的时候，父亲又在村口拦住了老德。老德弓身背着一捆草，一闷一闷，像口瓮似的走着。父亲拦住他，又给他说了一遍树的事。父亲说：“德哥，七年了，那树秧还是你给买的，你不会忘吧？”

老德迟疑了一下，耸了耸肩上的草，尔后，他的目光往远处望去，久久才说：“树，你说那树……”

父亲提示说：“院里的那棵桐树，树秧是你给捎的，一块六毛钱，仨五毛的，两个五分的，那五分的是钢锄儿……”

老德的目光被村子里的饮烟绊住了。远远的，他像是看见了什么，又像是被烙铁烫了眼。老德勾回头，吃吃怔怔地说：“树？年后梢儿？”

父亲递上一支烟，老刀牌香烟。父亲说：“德哥，春头上，是春头上。”

老德把烟夹在耳朵上，又是闷了很久，才哑声说：“他姑夫，我，记性老不好……”

父亲急了，说：“德哥，你想想，你再好好想想。”

老德闷头往前走了两步，说：“叫我想想。”

天黑下来了，父亲像乌鸦似的在村口的路边上立着，他的两臂像翅膀一样乍开去，喃喃地对着夜空高声自语：“说是树，那能是‘树’么？老天，这就不能说说?!……”突然间，他又像是夹了尾巴的狗一样，掉头就往村里奔去。父亲太痛苦了，奔跑中的父亲就像是一匹不能生育的骡子！

夜墨下来的时候，穗儿奶奶还在院里纺花呢。那时候穗儿奶奶家里有一架老式的木纺车，那是她当媳妇时娘家陪送的嫁妆。那纺车上点着一支线香，飘一线香火头，一支香就足够了，穗儿奶奶纺花时就要这么一点点亮。那亮里一嗡一嗡的，扯出些蜜蜂声儿，一时长出来，一时短回去，诗润润的，像是胡琴。穗儿奶奶心静，穗儿奶奶有个好儿子。

这时，父亲一头闯了进来，父亲像口黑锅，一下子就扣在了穗儿奶奶的面前！父亲说：“妗子，纺花呢？”

穗儿奶奶吓了一跳！片刻，她说：“是他姑夫吧？”

这时，父亲往地上一蹲，就开始说“树”的事。父亲把“树”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尔后说：“妗子，老短哪，这事做的老短。”

纺车一长一短地听着，纺车听得很仔细，很有耐性。一直到接棉穗儿的时候，穗儿奶奶才说：“万选不在家呀，万选在公社呢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万选回来了，你给他说说。”

穗儿奶奶就说：“我说说。”

接下去，父亲把“树”说给了全村的人。在会计二水家，父亲说：“不够一句呀，这不够一句。”在保管贵田家，父亲说：“贵，说起来可都是亲戚呀？！”在记工员宝灿家，父亲说：“啥是秤，人心总是秤吧？！”在民兵队长秋实家，父亲说：“我又不是头皮薄，我又不是成分高……”在泥瓦匠老槐家，父亲说：“我也不说别的，能这样么？！……”在煤矿工人广生家，父亲对广生媳妇辣嫂说：“那能是树么？那不是树啊！”……人们全都客客气气地听着，做出很理解的样子。一包老刀牌香烟，就这样一支一支散去了。

可铜锤家岿然不动，铜锤家一点表示也没有。